天下太平

歸安姚氏恐進呈藏書

長興張祕寫題

前漢

喜賢子玄成

魏相　丙吉

趙廣漢　韓延壽

張敞　王章

蓋寬饒

鄭崇

何並

夏侯勝　勝從子建

京房　翼奉

李尋

李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喜孟家本彭城爲楚元王傳傳子夷王及孫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風諫其辭曰肅肅我祖國自喜黼衣朱絃四牡龍旂彤弓斯征撫寧遐荒總齊群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惟光至于有周歷世會同共報聽譖宴絕我邦我邦既絕厥政斯逸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群后靡扶靡衛五服崩離宗周以隊我祖斯微遷于彭城在予小子勤詵厥生阮此嫚秦承邦悠悠嫚秦上天不寧迺眷南顧授漢于京於赫有漢西方是征靡適不懷萬國攸平迺命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傅是輔競競元王恭儉淨壹惠此黎民納於軌物弼亮帝室翼奉藩國漸世垂烈于後迺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惟王統祀左右陪臣此惟皇士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寢水以繼祖考邦墓是廢遊是嫚犬馬繇繇是驅務彼鳥獸忽此稼苗烝民以匱我王以逾所弘非德於親非後唯囿是恢唯諫是信諭諭諂夫咢咢黃發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下臣追欲從逸嫚彼顯祖嗟嗟我王漢之睦親曾

不夙夜以休今聞穆穆天子臨爾下土明明群司執憲
靡顧正遐縣近殆其怙靈嗟嗟我王曷不比思非思非
鑒嗣其罔則彌彌其失及爾國致水匪霜致隊靡嫚
瞻惟我王昔靡不練迺國敘顛孰違悔過追思黃髮秦
繆以霸歲月其徂年壯還者於昔君子庶顯于後我王
如何曾不斯覽黃髮不近朝不時監後遂去位徙家於
鄒又作一篇亦傳於時自孟至賢五世賢為人質朴少
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
為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相遷光祿大夫詹事至大

鴻臚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與公卿共尊立孝宣帝
帝初即位賢以與謀議安宗廟賜爵關內侯食邑徙為
長信少府以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
相封扶陽侯食邑七百戶時賢七十餘為相五歲地節
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
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謚曰節侯賢四子長子方
山為高寢令早終次子弘至東海太守次子舜留魯守
墳墓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
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為郎當侍

騎少好學修父業亦謙遜下士出遇知識步行輒下從
者與載送之以爲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敬繇是名譽
日廣以明經擢爲諫大夫遷大河都尉初玄成兄弘爲
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弘當
爲嗣故勑令自免弘懷謙不去官及賢病篤弘竟坐宗
廟事繫獄罪未決室家問醫當爲後者賢恚恨不肯言
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義倩等與宗家計議共矯賢令使
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大河都尉玄成爲後賢薨玄成在
官聞喪又言當爲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爲病
狂卧便利二妾笑語昏亂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
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素有名
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案事丞相史迺與玄
成書司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
獨壞容貌蒙恥辱爲狂癡光曜晻而不宣微哉子之所
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爲宰相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
子之傷高而僕爲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
聖王貴以禮讓爲國宜優養玄成勿在其志使得自安
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

勿勑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恩亘帝高其節以玄成爲河
南太守兄弘太山都尉遷東海太守數歲玄成徵爲未
央衛尉遷太常坐與故平通侯楊惲厚善惲誅當棄市
免官後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居入廟天雨淖不駕馬
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勑奏等輩數人皆削爵爲關內
侯玄成自傷貶黜父爵歎曰吾何面目以奉祭祀乃作
詩以自勑責初宣帝寵姬張倢仔男淮陽憲王好政事
過法律上奇其材有意欲以爲嗣然用太子起於細微
又早失母故不忍也久之上欲感風憲王輔以禮讓之
宣乃召拜玄成爲淮陽中尉是時王未就國玄成受詔
與太子太傅蕭望之及五經諸儒論同異於石渠閣
條奏其對及元帝即位以玄成爲少府遷太子太傅至
御史大夫永光中代于定國爲丞相賜爵扶陽侯定國
繼父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玄成復作詩自著復玷
缺之嘽難因以戒示子孫其自責曰詩及是詩辭旨皆有
足稱者玄成爲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
之建昭三年薨謚曰共侯初賢以昭帝時徙平陵玄成
別徙杜陵病困乞骸骨上勝以父子恩頗之骸

骨歸葬父墓上詩萬字嗣侯薨嗣子僖侯不嗣嗣薨子
節侯沈嗣自賢傳國至玄孫乃絕
子安世歷郡守大鴻臚長樂衛尉
會其病終而東海太守弘子賞亦
時賞爲大傳哀帝即位賞以舊恩
列位三公賜爵關內侯食邑千戶立年八十餘以壽終
宗族至庶史二千石者十餘人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
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帝廟爲太祖廟京帝尊孝文
廟爲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

本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爲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
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所而京師自高祖
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園陵寢殿立廟并爲百
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月祭於廟時祭
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便殿歲四祠又月
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
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皆諸帝合凡三十所
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
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

粹卒不在數中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
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
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永光四年乃下詔先議
罷郡國廟曰朕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爲法因事制宜
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於親以立宗廟蓋建威
銷萌壹民之至權也今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四方同
軌蠻貊貢職父遵而不定令疏遠卑賤共承尊祀殆非
奉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吾不與祭如不祭
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

丞相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戴崇
地餘諫大夫尹更始等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
者也繇中出生於心也故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
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
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
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蓁秋之義父不
祭於支庶之室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士諸
侯臣等愚以爲宗廟在郡國宜無脩臣請勿復修奏可
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

不奉祠哉置吏卒守焉罷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曰蓋
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所以明尊
祖敬宗著親親也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栗
恐懼不敢自顓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
夫博士議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
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
乎太祖五年而再祫祭言禘壹祫也祫祭者毀廟與
未毀廟之主比合於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孫復爲昭
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
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之而不爲立廟
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
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
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
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
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證而已禮廟在大門之
內不敢遠親也臣愚以爲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爲帝者
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書宜毀今宗廟異處昭
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

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盡如故大司馬車
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爲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
刑躬節儉不受獻羅人不聚斂不私其利出美人重絕人
類賞賜長老矜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爲
帝者太宗之廟延尉忠以爲孝武皇帝政正朔易服色
攘四夷宜爲世宗之廟諫大夫重以爲始等十八人以爲皇
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依違者
一年乃下詔曰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
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爲天下誅暴除
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爲代王諸呂作亂
海內搖動然群臣黎庶靡不壹意北面而歸心猶謙辭
固讓而後即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安
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
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榮之孝宣皇帝爲孝昭
皇帝後於義壹體孝景皇帝廟又皇考廟皆親盡其正
禮儀亦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廟
而迭毀今高皇帝爲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孝景皇帝
爲昭孝武皇帝爲穆孝昭皇帝爲

老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
園孝惠皇帝爲穆主宗於太祖
議者又以爲清廟之詩言文王
出游有車騎之衆風雨之氣非祭
數則瀆瀆則不敬宜復古禮四時
閒祀皆可勿復修上亦不改也明
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
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
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奏
宜毀太上廟主宜塞
寢園皆無復修奏可
寢無不清靜今衣冠
請清靜也祭不欲數
祭於廟諸寢園日月
年亦成復言古者制

可後歲餘玄成夔匡衡爲丞相上疾久不平衡惶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曰嗣
國廟上少爭楚孝王亦夢焉上詔問衡議欲復之衡深
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曰嗣
曾孫皇帝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以章祖
宗之盛功故動作接神必因古禮之經往者有司以爲
前因所幸而立廟將以繫海內之心非爲尊祖嚴親也
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內莫不歡喜廟宜一居京師天
子親奉郡國廟可止毋修皇帝祇
肅宜舊禮尊重神明即
告于祖宗而下敢失今皇帝寢疾
不豫廼夢祖宗見戒

以廟禘王夢亦有其序皇二帝悼
案上世帝王承祖禰之大禮皆
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以
百姓困乏郡國廟無以修立禮
禰之意為不樂是以不敢復如
之心咎盡在臣衙當受其殃大
皇帝至孝肅慎宜蒙祐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
帝省察右饗皇帝之孝開賜皇帝眉壽亡疆令所疾日
瘳平復反常永保宗廟天下大
大臣以為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
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
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加於接千天萬世不墮繼烈
以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閟而祫其道應天故福禄
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為孝莫大
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
禮公子不得為母信為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
之義也寤日四上食園廟祠皆可立修皇帝恩慕悼
懼未敢盡從禮念高皇帝德茂盛受命溥將欽若稽

古承順天心子孫奉之無
長之策高皇帝之意廼
廟孝文太后孝昭太
序定立窮之業今皇帝未受茲福乃有不能共職之疾
皇帝顧復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爲禮不得如不合高
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
帝太
受其咎今皇帝尚未平詔
中朝臣咸以爲天子之
中朝臣咸以爲天子之
宗廟與天地極群生百神有所歸息諸廟皆同文久之
上疾連年遂盡復諸所罷廟園皆修祀如故初上定
遂毀禮獨尊孝文廟而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
上於是殫復申明之曰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
益之禮不敢有與焉他如薛宣制唯郡國廟遂廢云元
帝崩衡奏言前以
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

案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孝惠孝景廟親盡宜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宗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奏可初高后時愚臣下妄非議先帝宗廟寢園官故定著令敢有擅議者棄市至元帝改制繩除此令成帝時以無繼嗣河平元年復復太上皇寢廟園世世奉祠昭靈后武哀王昭言太后并食於太上寢廟如故又復擅議宗廟之命成帝崩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建昭五年制書武皇帝為世宗嶺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為迭毀之次當以時定非令所謂擅議宗廟之意也臣請與群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祿勳彭宣詹事蒲昌愔少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為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之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祖物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猃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猃狁至于太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猃狁荊蠻來威故稱中

興及至幽王上下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
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知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
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
而錄其功以爲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
并其土地地廿
帝欲中國寧勞
面收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
與結和親猶
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
爰四邊歲發
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
郡守連匈奴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
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
安寧之時乃
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
起七郡北攘
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
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
左臂西伐大
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
以扞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
無事斥地遠
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遜封丞相爲富民
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親撫可見又招集天下賢

後與協心同謨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在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遵享之心三王今累世賴之畢事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豫立廟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

帝功德皆兼而有焉況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大僕射中壘校尉歆議可敬又以爲祫去事有殺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疏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爲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比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意矣至平帝元始中大司馬王莽奏本始元年丞相義等議謚孝宣皇帝親

丞相相等奏父爲士一子爲天子祭以天子禮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益廣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爲縣臣愚以爲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奉之非是又孝文太后南陵孝昭太后雲陵園前以禮不復修陵名未正謹與大司徒晏等百四十人議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孫繼統爲孝昭皇帝後以孝元世以孝景皇帝及皇考廟親未盡不毀此兩帝貳父違於禮制案義奏親謚曰悼哀置奉邑皆應經義相奏悼園稱皇考立廟益民爲縣違離祖統乖繆本予我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者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漢之高祖受命帝王者也非謂繼祖統爲後者也臣請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毀勿修罷南陵雲陵爲縣奏可

魏相字弱公羽潦陰定陶人也徙平陵少學易爲郡卒史舉賢良以對策高第爲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梁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收捕案致其罪論棄客市茂陵大治後遷河南太守禁止姦邪豪彊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爲雒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乃自免去

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爲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以責遇相曰幼主新立以爲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爲關都尉子爲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尚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成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闕欲入上書闕吏以聞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久讋蹻踰冬會赦出復有詔守茂陵令遷楊州刺史考按郡國守相多所貶退相與丙吉相善時言吉爲光祿大夫予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臧器于身相心善其言爲震威嚴居部二歲徵爲諫大夫復爲河南太守數年宣帝即位徵相入爲大司農遷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爲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書事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

祿去王室政繇冢宰今光死子復爲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憂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雍蔽宣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乃罷其三侯令就第親屬皆出補吏於是喜賢以老病免相遂代爲丞相封高平侯食邑八百户及霍

氏怨相又憚之謀矯太后詔先召斬丞相然後廢天子事發覺伏誅宣帝始親萬機厲精爲治練群臣核名實而相總領衆職甚稱上意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義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

驕者減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亦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菜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

兵報匈奴令一人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喜怒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亟愿侯又有識智以計議乃可上從相言而止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爲古今異制方今蓄臣賈誼朝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曰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或有飢寒之色爲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

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察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務憂水旱之災爲民貧窮發倉廩振之餧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寃獄冠蓋交通省諸侯貢獻減租賦弛山澤陂池禁令馬酤酒貯積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按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故亡六年之蓄尚謂之急元鼎三年平原勃海大山東郡海被災害民饑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

其講使至於此賴明詔振救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暴騰踊躍臨秋收斂猶有之者至春恐甚之以相恤西羌之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惟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內上施行其策又數煑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曰臣相幸得備官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

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蓐收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方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溢夏興坎治則竭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義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二者得叙則災害不生王義執繩繫草木茂鳥獸蕃民不

[illegible]若是則君尊臣[illegible]

雨不時則[illegible]

之義必[illegible]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illegible]

所服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illegible]

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

軍臣陵太子太傅臣[illegible]

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至于吏[illegible]

民能法天此惟四時以治國家身立禍殃奔壽來哀是
孝文帝廟安太子之太禮也臣請決之中謁者趙堯舉春
李舜舉夏夏說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
襄立高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
孝弟力田及鰥寡孤獨帛各有差今者歲首陛下即位
明經通知古今者各舉一人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
錯時為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
然而災氣未息編忍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
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
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為御史大夫同心
輔政上皆重之相為人嚴毅不如吉寬視事九歲神爵
三年薨謚憲侯子弘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為關內侯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為魯獄吏積功勞稍遷
至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歸為州從事武帝末巫蠱事起
吉以故廷尉監徵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
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郡邸而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
實冤哀曾孫無辜吉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閒燥

處吉治巫蠱事連歲不決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固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矣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物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親遇甚有恩心重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後吉為右扶風騎將軍軍市令遷大將軍長史霍光甚重之以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崩立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王賀賀即位以行淫亂廢光與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於光曰將軍事秦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立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群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聞於民閒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

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顧將軍詳大議參
以蓍龜直宜褒顯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
定大策天下幸甚光覽其議遂尊立皇曾孫遣宗正劉
德與吉迎曾孫於掖庭宣帝初立賜吉爵關內侯吉為
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
莫能明其功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為太子太傅數
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
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章下掖庭
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詣御史中
以視吉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笞汝安
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
共養勞苦狀詔言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
免則為庶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
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朕微時御史大夫吉與
朕有舊恩厥德靡違詩不云乎亡德不報其封吉為博
陽侯邑千三百戶薨謚曰定侯子大貴封吉疾病上將使人加絻而封
之及其生存也上憂吉疾不起太子太傅憂侯勝曰此
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

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瘉吉上書固辭侯印不許五歲代魏相爲丞相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皆通大義及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掾史有罪臧不稱職輒予長休告終無所按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爲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按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代吉匡以爲故事公府不按吏自吉始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嗜酒數逋蕩嘗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地忍之地由第也此不

過汚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舒命整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按邊郡長吏選瑣科條其人選錄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乃歎曰士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嚮使丞相不先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

掾史繇是益賢吉吉又嘗出逢清道群鬬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怪之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鬬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史悉服以吉知大體

五鳳三年春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即君有所不諱誰可以自代者吉辭謝曰群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能識上固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昔在郡治有能名延尉于國家故事前為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延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不覓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惇厚備於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唯上察之上以吉言皆是而許焉及吉薨御史大夫黃霸為丞相徵西河太守杜延年為御史大夫會其年老乞骸骨病免以廷尉于定國代為御史大夫霸薨免而定國為丞相太僕陳萬年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

人吉薨謚曰定侯子顯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為關內侯
官至衛尉太僕始顯少為諸曹嘗從事高廟至夕牲日
乃使出取齋衣承相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
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夫人為言然後乃已吉中
子禹為水衡都尉少子高為中壘校尉元帝時長安士
伍尊上書言臣少時為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
曾孫在郡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
辜吉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
常從臣尊曰再侍卧庭上後遭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
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
官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
還及組曰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顧組令留與郭
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孫
亡詔令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孫吉即時病輒使
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飲食寒暖燥濕候伺組徵卿不得
令晨夜去皇孫左右毛髮食物所以擁全神靈成
育聖躬功德亡
吉謙讓不敢自伐刪去臣辭專歸美於組徵卿皆以受

田宅金錢吉封爲博陽侯臣竊尊不得比組徵鄉臣年老
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徵
文奪爵爲關內侯臣愚以爲宜復其爵邑以報先人功
德先是顯爲太僕十餘年與宦官屬大爲姦利臧千餘萬
司隸案劾罪至不道奏請逮捕上以吉有舊恩不忍絕
但免顯官奪邑四百戶後復以爲城門校尉顯卒子昌
嗣爵關內侯成帝時修廢功以吉舊恩尤重鴻嘉元年
制詔丞相御史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賢
聖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
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
將關內侯昌爲博陽侯奉吉後一國絕三十二歲復續云
子溥子孟孫王莽時乃絕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吉人也故屬河閒少爲郡吏州
新豐豪桀爲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建素豪俠賓客爲
殺事以廉絜通敏下士爲名舉茂材平準令察廉爲陽
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
富平侯張延壽爲大將軍兄子安陽侯爲騎都尉秉乘
權貴幸奴客持刺入殿門廣漢收縛欲格殺之安陽侯
以語延壽延壽白大將軍霍光光以廣漢新用事不先
風告建不改悛致法中貴人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
家屬賓客證訾欲篡取廣

漢盡知其言議士名起居使者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
家令數吏將建安葉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是時昌邑王
徵即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與群臣共廢王尊立宣帝
廣漢以與議定策賜爵關內侯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
褚宗族橫恣賓客犯為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
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傑大姓
相與為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屬使其中可用者受
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
得怨咎又教吏為鉤箝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為
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為仇讎交鬬
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為耳目盜賊以
故不發發又輒得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
匈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廣
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從軍還復用守京
兆尹滿歲為眞廣漢為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
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為非
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東方人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
隱匿咸願為用僵仆無所避吏聽明皆知其能之所

宜盡力與否甚或召忌者輒先闖知風諭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案之辜立具即時伏辜廣漢為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晏晏為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人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人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賕請求錄兩之姦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捕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為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史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繹賀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敕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為調裯給緜絮具告語之警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酒食畢謝去久多謝問趙君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謝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善謝裁何以不致問直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笑曰還為五日京兆界中

長樂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殫意盡忠
候知神指此類是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
益後百石吏皆主自重不敢枉法盡留人京兆致清
吏民稱之一不容口長老傳以爲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
及在漏刻右扶風皆治長安中犯法者從迹言過京兆
界廣漢數曰亂吾治者當二輔史誠令廣漢得兼治之
宣主左馮翊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無免從廣
漢心知微指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禹第
突入其門庭索私屠酤捕破廬舍斬其門關而去
光女爲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以召問廣漢
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
少者專厲強悍盡衆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
計莫爲持難廣漢微以此敗初廣漢宰各私酤酒長安市
丞相史逐去客舍疑男子蘇賢入三日之以語廣漢廣漢使
長安丞案賢尉更高故劾賢入室盜牛以爲論主上霸不詔吏
之重與賢父上書言誣罪狀下有司覆治高坐要
斬論逮捕廣漢有詔勿訊辭服會赦免一坐寺廣漢疑

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忘廣漢使所親信四人冬為丞相庸
閎奉令徼司丞相門內不法事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
懷疑有過自殺冤廣漢聞之疑丞相殺之府舍
中丞相奉齋酎入廟祠廣漢得此使由是趙玄等風曉
承嗣欲以脅之毋令窮正罪丞相不聽案驗愈急廣
漢發告之先聞太史知星氣言今年當有刑戮死大臣
廣漢即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
切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並妻庭下受辭收
執侍十餘人去書具以報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
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
相寬不奏顧下明使者治
劾治實丞相自以過譴答傳
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劫持三公
逆節傷化下道宣帝惡之下
車輒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之軍興數罪天子可其
奏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
趙京兆死使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為吏小苛
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云今

尹翁歸字子兄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歸少孤與季父居為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劒人莫能當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鬬變吏不能禁及翁歸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後去吏居家會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以為此吏倨敖不遜延年曰何謾遂召上辭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忠公敏密郡吏

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從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為兩部閼孫部汾北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豪彊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舉廉為緱氏尉歷守郡中所居治理遷補都內令舉廉為弘農都尉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延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發

之吏民小解輒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鑒言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鄧許仲孫為姦猾亂吏治郡中甚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勢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為眞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為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緩於小弱急於豪彊豪彊有論罪輸掌畚宮使斫堊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缺自剄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為三輔最翁歸為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絜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嗛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為右不異親疏近遠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守右扶不

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公翁歸子黃金一百斤以奉其祭祠翁歸二子皆為郡守少子公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而閎孺亦至廣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為知人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為郡文學公義為燕郎中剌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帝富於春秋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以得失時魏相以文學對策以為當貢禹所以勸善蔡惡政之本也日者燕王為無道韓義出身彊諫為王所殺義無比

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為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國家常為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為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為聰明潁川由是以為俗民多怨讎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為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為便可施行因與參議定嫁娶喪祭儀品

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時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
執俎豆爲吏民行喪冢墓禮百姓遷用其教壽偶車馬
下里爲物者彌之市道數年俗變從爲東郡太守黃霸代延
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
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喪
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官春秋鄉射陳鍾鼓管絃盛
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矛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
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趨
卿之又置正五長相察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
有非常吏輒聞知之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
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
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
至此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剽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
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延壽聞之對掾吏涕泣遣吏醫巫
治視厚復其家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勑功
曹議罰白遣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
之卒曰幸延已資於事丈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
而吾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暁府早駕久駐未出騎

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請父聞之趨走山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毒以死延壽聞之乎延壽舉手與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入守左馮翊蒲嵗稱職為真歲餘不皆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為煩擾丞掾皆以為方春月可一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啬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閤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閤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歙然莫不傳誦

敕萬不敢犯延壽愈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後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延壽代講望之爲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侍謁者候爲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吉議言以爲更大赦不須考會御史當問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聞知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廩犧吏掠治急自引與望之爲姦延壽劾奏移殿門禁止望之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爲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具得其事延壽坐

東郡時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紈方領駕四馬傳總旌幢榮植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棨戟五騎爲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歌者先居射室望見延壽車嗷咷楚歌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鞬羅後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鞮鞪負羅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延壽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劒鉤鐔放效尚方事及取官錢帛私假縣使吏及治飾車

甲三百萬以上於是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又自陳
前爲延壽所奏今復舉延壽罪衆庶無皆以臣懷不正之
心侵冤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事下公
卿皆以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奏大臣欲以解罪
狡猾不道天子惡之延壽竟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
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延壽不忍距遠人人爲
飲討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善吏民延壽死無
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三子皆爲郎吏且死屬其子
勿爲吏以已爲戒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至孫威乃復

爲吏至將軍威亦多恩信能稍稍得士死力威又從弟
僧誅延壽之風類也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祖父孺爲上谷太守從
茂陵敞父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祿大夫敞後隨宣帝徙
杜陵敞本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察廉爲甘泉倉長稍
遷太僕丞杜延年甚奇之會昌邑王徵即位動作不由
法度敞上書諫曰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大臣憂懼選賢
聖承宗廟東迎之日惟恐屬車之行遲今天子以盛年
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褒

而昌邑小輩先遷此過之大者也後十餘日王賀廢敞以切諫顯名擢為豫州刺史以數上書有忠言宣帝徵敞為太中大夫與于定國並平尚書事以正違忤大將軍霍光而使主兵車出軍少省減用度復出為函谷關都尉宣帝初即位廢王賀在昌邑上心憚之徙敞為山陽太守公之大將軍霍光薨宣帝始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皆為列侯以光子禹為大司馬領之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壻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交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以禱其庸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焉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既日蝕晝冥先地大震烈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祆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定矣閒者輔臣顓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

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固爭二宮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喜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喪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敢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爲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唯陛下省察下其書其

訢然不徵也久之勃海滕東久盜賊並起徵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官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亹亹不舍晝夜群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户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吏七十七人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惛既無以佐明聞慮又蔽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勝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捕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交轂馳不禁亦

臣敢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
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處及所
以興之狀書奏子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敞
辭之官自請治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
功效願得一切三輔充異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
購賞開群盜令自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
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散傳相捕斬吏民歙然
國中遂平居頃之二十六年入為大鴻臚數出游徼敞奏書諫曰臣聞
秦王好濫誅黃盖不聽卿衛之樂秦嚴苛馬嚴

姬旦之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
抑心意絕奢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
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傅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
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今太后資
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為名
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
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敞幸甚書奏太后止
不復出是時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
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

相敞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率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寖廢長安市偷盜尤多一日賈音之上以問敞敞以爲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曹長數人居皆温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汗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袍鼓稀鳴市無偷盜

天子嘉之敞爲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寺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姦奴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戮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爲劇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多爲眞父者不過三二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唯廣漢及敞爲父任職敞爲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

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
眉憮有司以奏敞上問之對曰臣閨房之內夫婦之
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
敞與蕭望之于定國相善始敞與定國俱以諫昌邑王
超遷定國為大夫平尚書事敞出為刺史時望之為大
行丞後望之先至御史大夫定國後至丞相敞終不過
郡守為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
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而敞奏獨寢不
下敞使賊捕掾絜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
為敞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為是公盡力
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即部吏收舜
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其
死事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
如冬月已盡延命乎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寬獄使者出
舜家載尸并縛敞教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賊殺不辜天
子薄其罪欲令敞得自便利即先下敞前坐榜惲不宜
處位奏免為庶人敞免奏既下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
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抱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

賊二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敞舁被重劾
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敞獨笑曰吾舁亡命
爲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即裹隨
使者詣公車上書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坐
殺賊捕掾絜舜舜本臣敞素所厚吏數蒙恩貸以臣有
章劾當免受記考事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
義傷化薄俗臣竊以舜無狀在法以誅之臣敞賊殺無
辜鞫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天子引見敞拜爲
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與州既到部而廣川王國
群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敞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捕
其渠帥廣川王嬉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
之囊橐吏逐捕窮窘蹤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
數百兩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轝中敞傳
吏皆捕格斷頭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
不忍致法削其户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守太原
太守滿歲爲真太原郡清煩之宣帝嘉元帝初即位待
詔鄭朋薦敞先帝名臣宜傅輔皇太子上以問前將軍
蕭望之望之以爲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兵師傳之器

天子使使者徵敞欲以爲左馮翊會病卒敞所誅殺太原吏吏家怨敞隨至杜陵刺殺敞中子璜敞三子官皆至都尉初敞爲京兆尹而故舉武拜爲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豪彊號爲難治敞問武欲何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肯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應曰馭駑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以柱後惠文弾治之耳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辨治梁矣武既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敞孫竦王莽時至郡守封侯傳

學文雅過於敞然政事不及也竦死敞無後

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爲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閒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太守奇之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久之尊稱病去事師郡文學官治尚書論語略通大義復召署守屬治獄爲郡決曹史數歲以令舉幽州刺史從事而太守竇謙補遼西烏桓官長尊數上書言便宜事事不盡相薛史初凡中舉上書言遷號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春正月詣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

常以我爲妻妬警我尊聞人遣吏收捕驗問辭服音口
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心書其經所謂造獄者也尊
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孫磔著樹便騎吏五人張弓
射殺之吏民驚駭後上幸雍過虢尊供張如法而辦以
高第擢爲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
法守城爲民父母抑彊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
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
變更者與爲治明慎所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勑掾功
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
賢夫明闇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闚內不理無以整外
府丞悉署事行能分別文武之職爲上毋以富賈人百萬
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
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儀狀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
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藏賓客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閤
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輔繫獄數
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罔姦臧威震郡中盜賊分散
入傍郡界豪彊多訴僞作
羌將軍轉校尉護送軍糧
資輸而羌人又絶轉道兵數

萬圍尊尊以千餘騎奔突元賊功未列上坐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在閭巷上以尊為鄙令遷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尊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博上鄭覽中使行風俗舉奏尊治出入鄣塞遷為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傅相連坐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庭

[illegible]受詔尊持國書跪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王前說相鼠之詩曾子曰毋持布鼓過雷門王怒起入後呂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鄣塞馳國中與后家交通尊到官乃收廐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百今有公駕小車即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為相人皆爭尊也以尊王變色朝廷故見使相二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妄能實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拔顧謂侍郎前引

佩刀視王王忽悟謂相按刀向王郎王情得又雅聞尊高名大爲尊屈酒具食相對極歡大后徵史奏尊爲相倨慢不臣王血氣未定不能忍愚誠恐毋子俱死今妾不得使王復見尊陛下不留意妾願先自殺不忍見王之失義也尊意望免爲庶人大將軍王鳳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爲司隸校尉初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爲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顯徙爲中太僕不復與權衡譚乃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於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六五常九德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爲職知不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勢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忌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上一向下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也皆不道在赦令前故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便嬖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王上罷衛士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東爲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

食頃衡知行臨百官六職萬衆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
下坐上相比爲小慝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
秩之位衡又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滿上十
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政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
慢不謹皆不敬有詔勿治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
相侯印綬子以新即位重大臣乃下御史丞問狀
劾奏尊妄意歐非譏刺赦前事徵歷奏大臣無正法飾成
小過以塗污宰相摧辱公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有詔
左遷尊爲陵令數月以病免會南山群盜備宗等數
百人爲吏民害拜故弘農太守傳剛爲校尉將迹射士
千人逐捕歲餘不能得難以視四夷獨選賢京兆尹乃可
下發軍擊之不能得難以視四夷獨選賢京兆尹乃可
於是鳳薦尊徵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
月間盜賊清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爲眞凡三歲坐
遇使者無禮司隸遣假佐放奉詔書白尊發吏捕人放
謂尊詔書所捕宜密尊曰治所公正京兆善漏泄人事
放曰所捕宜今發吏尊又曰詔書無京兆文不當發吏
及長安繫者三月間千人以上尊出行縣男子郭賜自

言尊許仲家十餘人共殺賜兄賞公歸舍吏不敢捕尊
行縣還上奏曰彊不陵弱各得其所寬大之政行和平
之氣通御史大夫中丞奏尊暴虐不改外爲大言倨嫚無
上威信日廢不宜備位九卿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湖
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日著往者南山
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
以籃輿戒步兵校尉使丞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
制二卿坐黜群盜寖彊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爲國家憂
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避豪彊重賞關內侯寬中使問

徵故司隸校尉王嘗可捕君猾盜方略拜爲諫大夫守京
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前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畢體下士
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懷渠率效
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未拊循貧弱鉏耘豪彊長安宿豪
大猾東市賈萬城西女禹章前翳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等
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
侵漁小民爲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檢討
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尊撥劇
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爲眞未

有殊絕寵榮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秦尊傷害陰陽爲國家憂無承用詔書言之意靖言庸違象龔滔天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爲尊導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捽搏其頰兄子閎拔刀欲剄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書爲此議傳致奏文浸潤加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爲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吳起爲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執已砥節首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佞人之手傷於讒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讎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怨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群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閒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

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請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懟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路唯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書奏天子復以尊為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父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為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壁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長毀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尊立不動而水波稍却廻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當水衝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為災吏民紀之尊子伯亦為京兆尹坐懦弱不勝任免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父以文學為官稍遷至諫

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為左曹中郎與御史中丞陳咸相善共毀中書令石顯為顯所陷咸減死髡章免官成帝立徵章為諫大夫遷司隸校尉大臣責戚敬憚之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以選為京兆尹時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章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為鳳所陷罪至大逆語在元后傳初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決溺泣其妻呵怒之言吾章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決溺泣其妻呵怒之

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戹不自激卬乃反溺泣何鄙也後章仕宦歷位及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溺泣時邪意白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大將軍鳳薨後弟成都侯商復為大將軍輔政白上還章妻子故郡其家屬皆完具采珠致產數百萬時蕭育為泰山太守皆令贖還故田宅章

爲京兆二歲死不以其罪衆庶寃紀之號爲三王二王駿自有傳駿即王陽子也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明經爲郡文學以孝廉爲郎舉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行郎中户將事効奏衛將軍張安世子侍中陽都侯彭祖不下殿門并連及安世居位無補彭祖時寶下門寬饒坐舉奏大臣非是左遷爲衛司馬先是時衛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常爲衛官繇使市買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揖官屬以下行衛者衛尉私使寬饒出寬饒以令詣官府門上謁辭尚書責問衛尉由是衛官不復私使候司馬候司馬不拜出先置衛輒上奏辭自此正焉寬饒初拜爲司馬未出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寸冠大冠帶長劒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以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以寬饒爲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稱舉貶黜奉使稱意擢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回避小大輒舉所効奏衆多廷尉處其法半用半不用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

皆恐懼莫敢犯禁京師為清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
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往從西
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
我我酒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
者皆屬目畢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
沐侯與狗鬬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印視屋而歎曰美哉
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唯謹慎為
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
而沐侯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為謝良久上
解寬饒以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
以給吏民為耳目言事者皆為司隸
遷公廉如此然沐刻喜陰害人在位
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上以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
得遷同列後進至九卿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
國而為凡庸所越愈失意不快數上疏請originally太子憙子
王生高寬饒節而并其如此是書曰明主知吾君絜白公
正不畏強禦忠臣故仰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尊
宜厚祿已施於石矣君誼風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

徒憂勞天下雖日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君三王之衛喪有制度公君之務循職而已廼欲以太喪人遷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遽氏之高蹤芸而慕子胥之末行日月不豐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爲君子直而不撓曲而不諛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寬饒不納其言竟時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官寬

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寖廢俗儒世行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曰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寬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爲寬饒指意欲求禮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忿傷寬饒忠直憂國以亡百事不當意而多文吏所詆挫上書頌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

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言無遺闕而仁行多仇少與
上書陳國事有可觀以大辟罪大卒八之後官以
蒙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
剄卒上聞下震莫不憐之
諸葛豐字少季直言貢禹為御史大夫豐舉侍御史元帝擢為司
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為之語曰間何闊逢諸葛上
嘉其節加豐秩光祿大夫時侍中許章以外屬
恩幸奢溢不奉法度賓客多犯事與章相連豐憂不刻章欲
發其事
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迫
窘馳車去豐追之許侍中因得入宮門自歸上豐亦上
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此豐上書謝曰臣豐駑
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靖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
為司隸校尉未有以自效復缺豈為光祿大夫官尊責
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溝渠無以
報厚德使論議士議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故常願捐
一旦之命不待時而盡嘉言之首縣於都市編書其罪
徼四方明知為惡之誅然後却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

心也夫以帝衣之士尚德有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誼之臣率土之内惟利是視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上感于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恥之立已斥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為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使尚書令兢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顓之也免勵中和順經術意恩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清宴唯陛下裁幸上不許是後所言益不用豐復上書言臣聞伯奇孝而棄於親子胥忠而誅於君隱公慈而殺於弟叔武弟而殺於兄夫以四子之行屈平之材然猶不能自顯而被刑戮豈不足以觀哉使臣殺身以安國蒙誅以顯君臣誠願之獨恐未有云補而為衆邪所排令讒夫得遂正直之路雍塞忠臣沮心智士杜口此愚臣之所懼也豐以春夏繫治人在位多言其短上徙豐為城門校尉豐上書告光禄勳周堪光禄大夫張猛上不直豐顛制詔御史城門校尉豐前與光禄勳堪光禄大夫猛在朝之時數稱言堪猛之美豐

前為司隸校尉不順時修法度專作苛暴以獲虛威
朕不忍下吏以為城門校尉不內省諸已而反怨堪猛
以求報舉告案無證二龔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
顧前言不信之大者也朕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
為庶人終於家
劉輔河間宗室也舉孝廉為襄賁令上書言得失召見
上美其材擢為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倢伃為皇后先
下詔封倢伃父臨為列侯輔上書言臣聞天之所與必
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
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萬烏之瑞
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
受威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
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
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迺觸情縱欲傾於卑
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
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
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一言臣竊
傷心自念得以同姓被擢尸祿不忠誘辱諫爭之官不

敢不盡死唯陛下深察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群臣莫知其故於是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曰臣聞明王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闕失之士元首無失道之傾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爲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按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上獄未知朝廷體獨獨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上獄未知朝廷體獨獨忘譴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衆共之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賞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群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户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銳鎖要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之天之風也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延徙繫

輔共工獄減死罪一等寸論爲鬼薪終於家

鄭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祖父以訾徙平陵父賓明法律爲御史大夫崇少爲郡文學史至丞相大車屬弟立與高武侯傳喜同門學相友善喜爲大司馬薦崇哀帝擢爲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久之上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爲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

今無故欲復封商 漸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傳氏之福也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夭之禍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故哀世之君夭折蚤沒此皆犯陰之害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崇因持詔書案起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爲天子乃反爲一臣所顓制邪上遂下詔曰陛小幼而孤皇太太后躬自養育免于襁褓教道以禮至於成人惠澤茂焉欲報之德皓天罔極前追號皇太太后爲崇祖侯惟念德報未殊朕

甚恩焉侍中光祿大夫薦皇太太后父同產子小自保大恩義最親其封爵爲汝昌侯爲崇祖侯後更號崇祖侯爲淩昌哀侯崇又以重賢貴寵過度諫由是重得罪數以職事見責發疾羸癯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昌佞諂素害崇知其見疏一四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明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以明經爲郡吏御史大夫孫寶字子嚴潁川鄢陵人也以明經更爲除舍設儲待寶自劾張忠辟寶爲屬欲令授經更爲除舍設儲待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心內不平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鄰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爲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爲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爲主簿子既爲之徙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爲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爲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詘身詘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爲況主簿乎忠聞之甚慙上書薦寶經明節貞宜備近臣爲議郎遷諫大夫

灊言嘉中廣漢群盜起徙爲益州刺史廣漢太守扈商者

大司馬車騎將軍王譚子歆弱不任職寶到部親入山谷諭告群盜指本意渠率皆得悔過自出遣歸田里自効矯制奏商爲亂首春秋之義誅首惡而已商亦奏寶所縱或有渠率當坐者商徵下獄寶坐失死罪免益州吏民多陳寶前後言爲車騎將軍所排上復拜寶爲冀州刺史遷丞相司直時帝舅紅陽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上墾草田數百頃頗有民所假少府陂澤略皆開發上書願以入縣官有詔郡平田予直錢有貴萬萬以上寶知之遣丞相史按驗發其姦劾奏立尚

佯聾閉上狡猾不道尚下獄死立雖不坐後兄大司馬衛將軍商薨次當代商上度立而用其弟曲陽侯根爲大司馬驃騎將軍會益州蠻夷犯法巴蜀頗不安上以寶著名西州拜爲廣漢太守秩中二千石賜黃金三十斤蠻夷安輯吏民稱之徵爲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欲爲布衣交日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求受署爲掾進見如賓禮數月以歲暮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入見勑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文即曰

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稚季寶曰
其次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寶默然稚季者大
俠與衛尉淳于長大鴻臚蕭育等皆厚善寶前失車騎
將軍與紅陽侯有郤自恐見危時淳于長方貴幸交寶
寶亦欲附之始視事而長以稚季託寶故寶窮無以復
應文文怪寶氣索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
敢取稚季當且闔閤勿有所問如此竟歲吏民未敢誣
明府也即度稚季而譴它事衆口讙譁終身自墮寶曰
受教稚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穿舍後牆爲
小戶但持鉏自治園因文所寫自陳如此文曰我與稚
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眦皆顧受將命分當相直誠能自改
嚴將不治前事即不更心但更門戶適趣禍耳稚季遂
不敢犯法寶亦竟歲無所譴明年稚季病死寶爲京兆
尹三歲京師稱之會淳于長敗寶與蕭育等皆坐免官
文復去吏死於家稚季子孫客事君敖名出稚季右在
游俠中哀帝即位徵寶爲諫大夫遷司隸初傅太后與
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俱事元帝有郤傅太后使有司考
馮太后令自殺衆庶冤之寶奏請覆治傅太后大怒曰

帝置司隸主使察我馮氏反事明白故欲擿缺以揚我惡我當坐之上廼順旨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單入上以林朋黨比周左遷敦煌魚澤障候大司馬傅喜光祿大夫龔勝固爭上爲言太后出寶復官頃之鄭崇下獄寶上書曰臣聞疏不圖親外不慮內臣幸得銜命奉使職在刺舉不敢避貴幸之執以塞視聽之明按尚書令曰奏僕射崇下獄覆治掠搒死卒無一辭道路稱寃疑曰與崇內有纖介浸潤相陷自禁門內樞機近臣蒙受寃譖損國家爲諱不小臣請治曰以解衆心書奏

天子不說以寶名臣不忍誅廼制詔丞相大司空司隸

寶奏故尚書僕射崇寃請獄治尚書令曰案崇近臣罪

惡暴著而寶懷邪附下罔上以春月作詆欺遂其姦心

蓋國之賊也傳不云乎惡利口之覆國家其免寶爲庶

人哀帝崩王莽白王太后徵寶以爲光祿大夫與王舜

等俱迎中山王平帝立寶爲大司農會越巂郡工黃龍

游江中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

宜告祠宗廟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

著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

群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失色皆失色侍中奉車都
尉甄邯即時承制罷議者會賓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
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以奏賓事下三公即訾賓對曰
年七十諄眊恩哀共養營妻子如章賓坐免終於家建
武中録舊德臣以賓孫伉為諸長
母將隆字君房東海蘭陵人也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
内領尚書外典兵馬踵故選置從事中郎與參謀議奏
請隆為從事中郎遷諫大夫成帝末隆奏封事言吉者
選諸侯入為公卿以褒功德宜徵定陶王使在國邸以
填萬方其後王竟立定陶王為太子隆遷冀州牧頴川
太守哀帝即位以高第入為京兆尹遷執金吾時侍中
董賢方貴上使中黄門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
工乳母王阿舍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
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
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二本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
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書者諸侯王伯得頴征伐逋
賜斧鉞漢家邊吏職在慎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
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

賢等寺便僻弄臣私恩微妻請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
國威器共其家備民力奪其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
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
之堂臣請收還武庫工不說頃之傳太后使謁者買諸
官婢賤取之復取執金吾官婢八人隆奏言買賤請更
平直工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大夫交讓之禮興則廣苟
之訟息隆位九卿既無以匡朝廷之不逮而又奏請與
永信宮爭貴賤之賈稽奏顯言衆莫不聞舉錯不由誼
理爭求之名自此始無以示百僚傷化失俗以隆前有

安國之言左遷為市[illegible]遷南郡太守王莽少時慕
與隆之父隆不甚附哀帝崩莽秉政使大司徒孔光奏隆
前為冀州牧治中山馮太后獄寬陷無辜不宜處位在
中土本由謁者令史立侍御史丁玄自典考之但與隆
連名奏事吏直時為中太僕丁玄泰山太守及尚書令
趙昌譖鄭崇者為河內太守皆免官徙合浦
何並字子廉祖父以吏二千石自平輿徙平陵並為郡
吏至大司空掾事何武武高其志節舉能治劇為長陵
令道不拾遺初功成太后以家王民貴而侍中王林卿

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官客愈盛歸長陵上冢因留飲連日並恐其犯法自造門上謁謂林卿曰冢閒單外君宜以時歸林卿曰諸生先是林卿殺婢潛埋冢舍並具知之以非己時又見其新免故不發舉欲無令留界中而已即且遣吏奉謁傳送林卿素驕慙於賓客並度其為變儲兵馬以待之林卿既去北度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剝其建鼓並自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遁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自代乘車從童騎身變服從閒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衍奴奴曰我非骨

中奴耳並心自知已生入林卿延白玉君因自稱奴得脫死邪叱吏斷頭持還部孫所剝壹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今告仍數剝壽門皒吏民驚駭林卿因亡命衆庶讙譁以為實死成帝太后以玉成太后愛林卿故聞之涕泣為言哀帝哀帝問狀而善之遷並隴西太守徙潁川太守代陵陽嚴詡詡本以孝行為官謂掾史為師友有過輒閉閤自責終不大言郡中亂王莽遣使徵詡官屬數百人為設祖道詡掾地哭掾史曰明府吉徵不宜若此詡曰吾哀潁川士豈有憂哉我以

柔弱徵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僵仆者故相率耳語至
拜爲美俗使者過時頴川鍾元爲尚書令領廷尉用事
有權弟威爲郡掾臧千金並爲太守過潁鍾廷尉廷尉
免冠爲弟請一等之罪願蚤就鈇鉞並曰罪在弟身與
君律不在於太守元懼馳遣人呼弟陽翟傳舍捷趙季李
款多資財客以氣力漁食閭里至姦人婦女持吏長短
從橫郡中聞並且至皆亡去並下車求勇猛曉文法吏
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之各有所部勑曰
三人非負太守逋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多重罪
前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汙民間不入關逋收之趙李等
惡雖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威貪其兄止雒陽吏
格殺之亦得趙李它郡持頭還並皆縣頭及其具獄於
市郡中清靜表善好士見紀潁川名次黃霸性清廉妻
子不至官舍數年卒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曰吾子恢
吾生素餐日久死雖當得法葬勿受葬爲小槨亶容下
棺恢如父言王莽擢恢爲關都尉建武中以並孫爲郎
駐弘字子盛魯國薛人也少時好俠鬬雞走馬長乃變節
從龔公受春秋以明經爲議郎至符節令孝昭元鳳三

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爲足石立後有白烏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卧復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爲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泰山者代出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非人力所爲此當有從匹夫爲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如殷周二王後以孔子後於民間即位帝退自封百里書時昭帝幼大將軍霍光內輔政以故不改元後五年孝宣帝興孟妄設祆言惑下其書處嗣奏賜大逆不道誅後韓嬰死後百餘歲董仲舒梁臺災日至期日昃董仲舒明於陰陽先言柏

始昌為大傳并老以壽終子勝亦以儒顯名

夏侯勝字長公初魯共王客西寧卿以封子節侯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故勝為東平人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簡卿又從歐陽氏問為學精孰所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徵為博士光祿大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

以為泄語妄世實不言遍召問勝勝對言在禮範傳曰
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
公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後十餘日
光卒與安世白太后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光以為群臣
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勝用尚書授太后
遷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以與謀廢立定策安宗廟益
千戶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詔丞相御史曰朕以眇身
蒙遺德承聖業奉宗廟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仁誼厲
威武北征匈奴單于遠遁南平氐羌昆明臿駱靡越東

定藏貉朝鮮廓地斥境立郡縣百蠻率服款塞自至珍
貢陳於宗廟協音律造樂歌薦 上帝封泰山立明堂改
正朔易服色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褒周之後
備天地之禮廣道術之路上天報況符瑞並應寶鼎出
白麟獲海效鉅魚神人並見山稱萬歲功德茂盛不能
盡宣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
於是群臣大議廷中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勝獨曰
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
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
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亥困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
不宜爲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
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
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長史御史大夫廣明劾奏勝非議
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
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
行之舞天下世世獻納以明盛德武帝巡狩所幸郡國
凡四十九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勝霸既久繫霸欲從
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

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至四年夏關東四十九郡
同日地動或山崩壞城郭室屋殺六千餘人上乃素服
避正殿遣使者弔問吏民賜死者棺錢下詔曰蓋災異
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託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曩
者地震北海琅琊尤壞祖宗廟朕甚懼焉其與列侯中二
千石博問術士有以應變補朕之闕毋有所諱因大赦
勝出爲諫大夫給事中霸爲揚州刺史勝爲人質樸守
正簡易立成儀見時謂上爲君誤相字於前上亦以是
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
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爲可傳故傳
耳朝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通正言無懲
前事勝復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
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后賜錢
二百萬爲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爲榮始
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
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勝從父子建
字長卿自師事勝又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
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異文飾說勝非之

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略難以應敵建卒自顓門名經爲議郎博士至太子少傅勝子兼爲左曹衣中大夫孫堯至長信少府司農鴻臚曾孫蕃郡守州牧長樂少府勝同産弟子嘗爲梁內史子定國爲穆王太守而建子千秋亦爲少府太子少傅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字贛贛貧賤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既成爲郡史察舉補小黃令以候司先知姦邪盜賊不時發爲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三老官屬上書願

頌聞贛有詔許增秩頌字子贛常曰得我道以立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鍾律知音聲初元四年以孝廉爲郎永光建昭間西羌反日蝕又久青立光陰霧不精房數上疏先言其將然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皆以房

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爲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哉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君房曰是往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但不覺寤而更求賢昌爲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臨朝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賢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蝗蟲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

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瘉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嘆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冀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後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爲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禁中爲奏事以防壅塞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爲郡守元帝於是以房爲魏郡太守秩八百石房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它郡人自第吏千石已下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房自知數以論議爲大臣所非內與石顯五鹿充宗有隙不欲遠離左右及爲太守憂懼以建昭二年二月朔拜上封事曰辛酉已來蒙氣衰去太陽精明臣獨欣然以爲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臣疑陛下雖行此道猶不得如意臣竊悼懼守明下猶勝之效也臣出之後恐臣拜爲太守此言上雖明下猶勝之效也臣出之後恐

必爲用事所蔽身死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
哀見許延辛巳蒙氣復乘卦大陽侵色此上大夫覆陽
而上意疑也已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絶臣令不得乘傳
奏事者房未發上令陽平侯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
事房意愈恐去至新豐函郵上封事曰臣前以六月中
言邪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爲災至其七月涌
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
房言災異未嘗不中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昔復何言
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又曰
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荀正先
者非剌高而死高威益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
得出守郡自詭功効未驗而死惟陛下留使臣塞涌
水之異當正先之死姚平所等房奏陝復上封事曰
乃丙戌小雨丁亥雰氣不雨戊子雲然少陰昔力而乘消息戊子
益甚到五十分雰氣復起此陛下欲正消息雜卦之黨
并力而爭消恩少勢小臣疆弱安足之機不可不察已
丑夜有還風晝雲卯雰氣復優色至癸巳日月相薄此
邪陰同力而太陰爲之証也晝雲闇冥不改必有星

之異臣願出任良試著効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莫肯建之異可去師臣爲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爲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爲太守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殭蒙氣所以不解太陽亡色者也臣去稍遠太陽侵色益甚唯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邪說雖安千人天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憲王舅張博從房受學以女妻房房與相親每朝見輒爲博道其語以爲上意欲用房議而群臣惡其害己故爲衆所排博曰淮陽王上親弟敏達好政欲爲國忠今欲令王上書求入朝得佐助房房曰得無不可博曰前梁王朝爲上何爲不可房曰中書令石顯尚書僕射牢梁等五鹿充宗皆石顯之黨相與合謀巧佞之人也事縣官十餘年又丞相韋侯皆久立補於民可謂立功矣此尤不欲行者也淮陽王即朝見勸上行考功事善不然但言丞相中書令任事久而不治可休丞相以御史大夫鄭弘代之遷中書令宦他官以錄尚令徐立代之如此房素與石顯等比行久矣房記諸所

說災異事因令房奏之房
陽王石顯微司
顯告房與張博通謀非
語在憲王傳初房見道
之房博皆棄市弘坐
京氏死時年四十
翼奉字少君東海下
師三人經術皆明
不仕好律歷陰陽之
言皆著數言事
曰臣聞之於師
愚爲用若
律而已北方之情好
怒也怒行陰賊亦卯主之令
必待會狼而後
避之春歲之
方之情喜也喜行

吉午間也詩曰吉日庚午
未主之下二方之清樂也樂行交妥邪辰
戌丑雲陽高物各以其類
至萬事雖衆何遺而不論
於以知下交實亦甚優矣
丙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西
風以太陰下祗健前是人
三來見臣皆以正辰加邪時
人臣王者之秘道也愚臣
不敢以語邪人上以奉為

卯君問臣聞善哉善哉善哉曰邪
時孰與邪曰善時奉對曰
辰不用辰不用曰辰為客時
為主人見於明主侍者為
主人辰正時邪見者正侍者
正忠正之見侍者雖邪辰時
辰時俱邪即以自知侍者之
邪而時邪辰正見者反邪
即以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
辰邪見者反正辰為常事
時為一行辰疏而時精其
知故曰察其所繇省其進退
人性知人情難用外察從中
參之六合五行則可以見
其明故詩之為學情性而

已三五性不能言六情更變喜怒所宜獨用難與二人共也故曰願諸仁藏諸用露之則不神獨行則自然矣唯奉能用之學者莫能行是歲關東大水郡國十一飢疫太甚丞詔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皆以假貧民勿租稅賜六官瞢滅樂府負省苑馬諸宮館稀御幸者勿繕治太僕少府減食穀馬水衡省食肉獸明年二月戊午地震甚夏齊地人相食七月己酉地復震上引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庶摩寧考終厥命今朕共承天地託于公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經營其並臻此不息乃二月戊午地大震于隴西郡毀落太上廟殿壁未飾壞敗貌道縣城郭官寺及民室屋獻殺人衆山崩地裂水泉涌出一年地再動天惟降災震驚朕躬治有大虧咎至於此風夜兢兢不通大變深懷鬱悼未知其序比年不登元元困乏不勝飢寒以陷刑辟朕甚閔焉憯怛於心已詔吏虛倉廩開府藏振捄貧民群司其茂思天地之戒有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各條奏悉意陳朕過失靡有所諱因赦天下舉直言極諫之士奉奏封事曰臣

聞之於師曰天地設法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晝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至秦乃不說傷之以法是以大道不通至於滅亡今陛下明聖深懷要道燭臨萬方布德流惠靡有闕遺罷省不急之用振救困貧賦斂藥

賜錢恩澤甚厚學又舉直言求過失盛德純備天下幸

夏侯勝等講學論議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備知日食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舉事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過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春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本首王位日臨中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

令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遞爲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爲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蒲朝非特處位埶亦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國與共後宮宜爲設員以

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益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爲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未伯姬是矣唯陛下財察明年夏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奉白以爲中上疏曰臣前上一五際地震之效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聽未見省荅臣竊內不自信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乃深知道之可信也不勝拳拳願復賜間卒其終始上復延問以得失奉以爲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以親疏送毀皆頒賚還言制又宮室苑

奢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虛立更尔年之富所繇來久不
其本難以末正願上疏曰臣聞普盤庚改邑以興
通聖人美大之切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
約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早交上林中諸離宮館
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
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
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
廢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
下遺詔不起山墳欲其時
令厲
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
洫池前鄉崧高後介大河
為閣而入教舍地方百里
多不應古臣奉誠難亶居而
毋制皆定立復繕治宮館
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
有常主常主常居所以應
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
徙都於成周左據成皐右
庶之德萬歲之後長為高宗
有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
之權西遠元朔之難陛下
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
改作故願陛下遷都正
已亡為樓成周之居兼
忘之費歲可餘一年之
臣不過數百年而絕周

成王有士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爲輔有司各
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肅然周公猶作詩
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毋若殷王紂其詩
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殷駿命不易今漢
取天下起於豐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
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乃費士孝武之世暴
師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王
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能育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佐今東方連年飢饉加
以疾疫百姓未安或至相食地比
震動天氣洞灼日
等繇此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惕而戒萬
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
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
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
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到後七年之明歲必
有五年之餘富然後大行考室之禮雖周之隆盛亡以
加此唯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書奏天子異其意荅
曰問奉今園廟有七云東
洛盤庚遷殷其所避就皆
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不

能一變天下之道臣奉愚戇狂惑唯陛下裁赦其後貢禹亦言當定迭毀禮上遂從之及匡衡爲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之奉以中郎爲博士諫大夫年老以壽終子及孫皆以學在儒官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儒鄭寬中同師寬中等守師法教授尋獨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丞相翟方進亦善尋爲吏數爲翟侯言事帝舅曲陽侯王根爲大司馬驃騎將軍廉潔遏善是時多災異根博求

會之象其意以爲且有洪水爲災乃說根曰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太微四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緯尊術顯士翼張舒布燭臨四海少微處士爲比爲輔故次帝廷文官在後聖人興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天官上相上將皆顓面正朝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昔秦穆公說諓諓之言任仡仡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伯西戎德列王道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天下者國家之本也將軍一門九侯二

十朱輪漢興以來區宇集慶主人雲亡此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支彊藩鎮塵靜以保命全子孫安國家書曰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民蔡洪以制法度消息候星辰行伍撰山經以辨水土考禍福墾錯詩通怪以敗物修正側身博問轉禍爲福是以高宗明哲社稷亡憂竊見往昔赤黃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下擾亂之徵也彗星爭明出雄爲槃大冠之象也此二者已頻效矣城中訛言水走上城朝廷驚駭女謁入宮卜此獨未效能者重以水泉漏溢旁宮關仍出白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日數潛谷極陽之色羽氣乘宅起風積雲又錯以山崩地動河不用其道盛冬雷電發龍爲孽繼以隕霜流雪繼墳上見日蝕有背[illegible]此亦下易居洪水之徵也不憂不改洪水彌欲盪滌流毒殆欲掃除改之則有年亡期故屬者頗有變改小貶邪猶日月光精時雨氣應此皇天右漢亡已也何況致大改之宜急慱求幽隱按擢天士任以天職諸闕葺侵譖抱忠求進及用殘賊酷虐閒者若此之徒皆嫉善憎忠

壞文敗地理涌趯邪陰湛溺太陰為主結怨於民宜以廢退不當得居位誠必行之凶災銷滅子孫之福不亦日而至政治感陰陽猶鐵炭之低印見效可信者也諸蓄水連泉務通利之修舊隄防省池澤稅以助損元陰之盛案行事考變易訛言之效未嘗不至請徵韓放掾周敞王望可與圖之根於是薦尋哀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黃門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尋曰聞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極言毋有所諱尋對曰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言

一五二 辛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廣求並進臣衆位里術通隨衆賢待詔食太官衣御府父汙玉堂之署比得二月二以自效復特見延閣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明明函愚心不敢有所避席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留聽言考法文理繕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六變異之來各應其事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時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群陰伏君以臨朝不

於巳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
巳中煇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壹君就房
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晻昧亡光各有云爲其
於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爲孽於女謁有
所畏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
爲妻妾役使所營閒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
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眞日出後至日中閒差
瘉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
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

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彊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
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彊大誼絕小
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
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
閒者大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銷不軌臣聞月者
衆陰之長銷息見伏下里爲品爵里立表萬里連紀妃
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朝晦正終始弦爲繩墨望成君德
春夏南秋冬北閒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過軒轅上
后受氣入太微帝廷揚光煇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

厭厭如滅此蝕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
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校矣屋大
柱小可爲寒心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壅所惡以崇社稷
尊彊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
令爲之節度歲星主歲專爲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
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爲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
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亡常
周歷兩宮作態低卬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太白發
越犯軍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當門而出隨熒惑

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爲害不敢當明堂之精此
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咎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
譽進類蔽善太白出端門兵不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肅牆之內
母忽親疏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芽以盪滌濁穢消散
積惡母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
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
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爲
彗茀四孟皆出爲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

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宜深自改治國故
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
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開春二月
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興兵法時寒氣應
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潦奧恐後有雷
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
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
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
時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

明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
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袍鼓之相應也
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
月令之意設群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
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為本其星玄武婺女天
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為準平王道公正脩明則百川理
落脉通偏黨失綱則踊溢為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
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
所為最大今汝潁畎澮皆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為民害

此詩所謂爚爚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聞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挾進英儁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見輕何況仁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為賊亂所輕以為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土之羨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人皆可使為君子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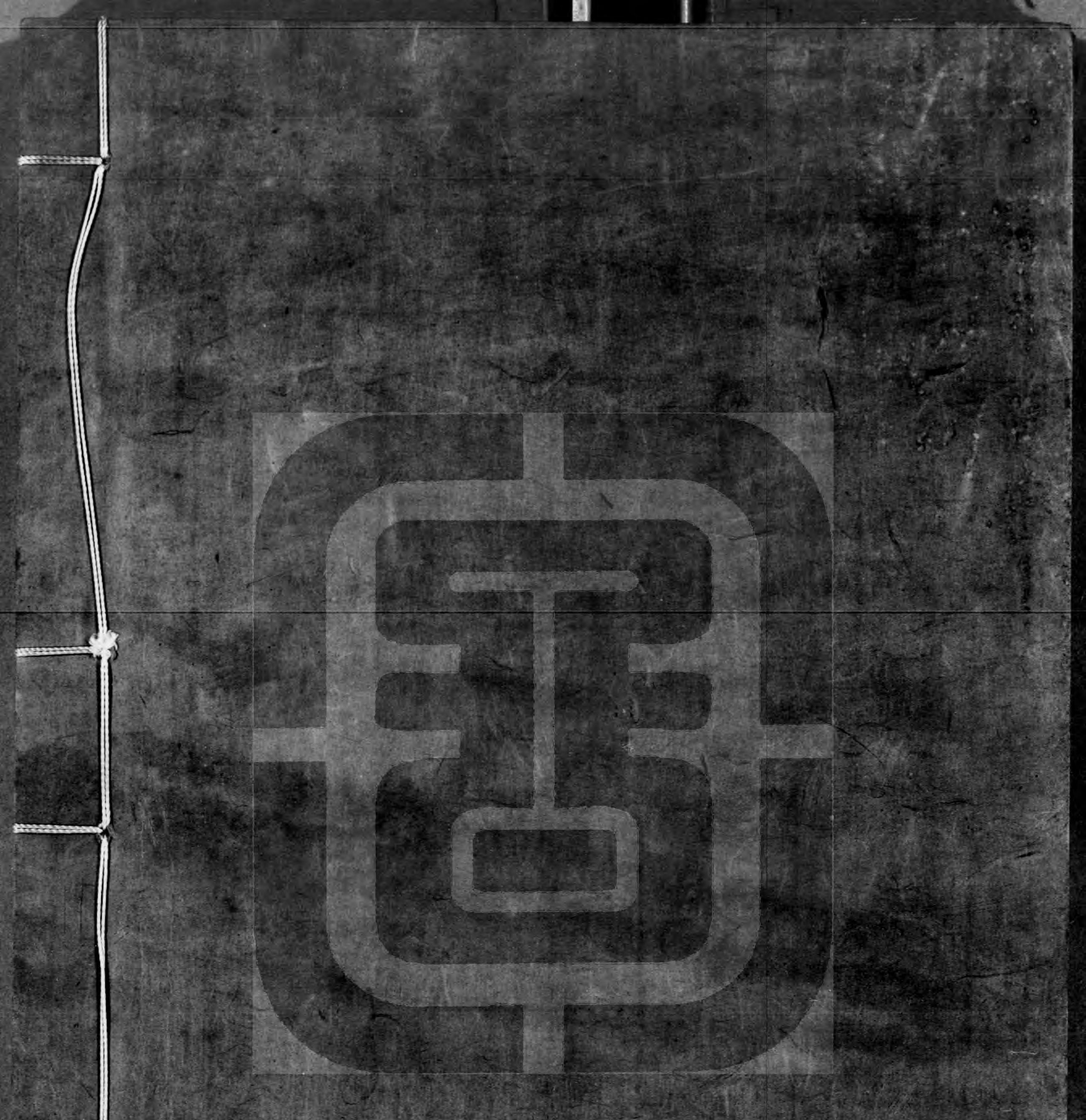
此詩所謂爍爍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聞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絶私路拔進英儁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為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二比而尚見輕何況二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為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焉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人皆可使為君子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

備以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以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僞並興外戚顓命君臣隔塞至絶繼嗣女宮作亂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立以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以視天下明朝廷皆賤君子於小人之誅唯財留神反覆愚臣之言是時哀帝初立成帝外家王氏未甚抑黜而帝外家丁傅新貴祖哭傅太后尤驕恣欲稱尊號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執政諫爭久之上不得已遂免光丹而尊傅太后語在丹傳上雖不從尋言然采其語之要有非常輒問尋尋對要中遷黃門侍郎以尋言且有水災甚多騎都尉伍宏護河隄初

以三日漢家逢天地之大變當重之受命於天天立帝使眞人
赤精子之教我此道書可以教重平夏賀良奏丘丁廣
世東郡郭昌之言曰讎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
衆下獄治罪未斷病死賀良等坐挾學忠可書曰以不敬
論後賀良等復私以相教言哀帝初立司隸校尉鮑宣亦
以明經通災異得幸白賀良等所挾忠可書事下丞相
都尉劉歆歆以爲不合五經不可施行而奎尊亦對之
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獄歆安肯通此道時歆尚
長安令勸尊宜助賀良等尊白賀良等皆待詔
數召見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哀帝不應天心故
詞曰今陛下久疾變異屢數天所以譴告人也冝改元
易號乃得延年益壽時白王子生從
殊且亡不有洪水將出災火且起滂濫民人言帝父寢
疾幾其有益遂從賀良等議於是詔制丞相御史蓋聞
尚書五曰考終命言天運一終更紀天元人元九考文正
理推歷元紀數如甲子也朕以眇身入繼太祖承皇天
總百僚子元元未有應天心之效即位也三年災變多
數降日月失度星辰錯繆高下易大異遷仍盜賊並

起朕甚懼高戰戰競競唯恐陵夷僭濫至今二百載歷紀開元皇天降非祈之右遭國再獲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愛天之元命必與天下以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爲度希告天下使明知之後月餘上疾自若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大臣爭以爲不可許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尋

政上以其言亡驗遂下賀良等吏而下詔曰朕獲保宗廟爲政不德變異屢仍恐懼戰慄不知所繇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幾爲百姓獲福卒無嘉應久旱爲災以問賀良等對當復改制度皆背經誼違聖制不合時宜夫過而不改是爲過矣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令也皆蠲除之賀良等反道惑衆姦態當窮竟皆下獄光禄勳平當光禄大夫毛莫如與御史中丞廷尉雜治當賀良等執左道亂朝政傾覆國家誣罔主上不道賀良等皆伏誅尋及解光減死一等徙敦煌郡

列傳第十四

通志一百丹一